

菩提救濟院 菩提醫院功德徵信錄 (五十六年一月至五十七年二月止)

菩提救濟院郵局劃撥帳號：中二二一六八號

(設備費)

屏周居士四千元。林淵泉居士「辦公室」三千元。釋慈祥法師二千一百元。胡張寶容居士「中醫室」二千元。鍾榮鑫居士二千元。李慶慶居士一千元。楊梁善庭、張寬人居士各七百元。念慈、張進興居士各四百元。王寬、楊成禮堂、葉楊燕佳居士各三百五十元。曾丕居士三百元。陳純孝居士二百元。黎世協、張小姐、金紹賢居士各二百元。顧蘭森、王淑五、姜義明、智梵、何秋華、林淑芳、張阿仲居士各一百四十元。明遠法師一百元。郭坤木、談光奎、無名氏、胡仲鉉、張光宜、陳金灶、賴國樑、蔡錦頂、謝簡惠珠、李昆山、劉兆勳、趙自齊、王兆民、汪漁洋、師連舫、王學超、閻孟華、金孫微高居士各一百元。志性、王毛常樂、胡能珊、黃錢能治、周翁能治、沈五仙居士各七十元。款菊、鄭琳、無名氏、伍聖麟、張水娟、陳德球、陳廷昇、陳胡敏、陳樹枝、陳月金、陳招鑾、張水蒼、王子完、陳鈞擊、于啓宇居士各五十元。邱阿笑、觀頌、姜性真居士各四十元。楊智悅居士三十八元。道海法師三十五元。針阿滿、丘阿麵、謝劉桂英、陳玉枝居士各三十元。林阿快、款春、張阿英、戴雅君、陳阿春、李戴幼、郭祥、何文德、孫啓裕、曾秋霖居士各二十元。張阿葉、于祺鏡、羅平英、老王、無名氏、許德民、張麗琴、張惠玉、林木、宋宗賢、徐文周、許明輝、陳文發、陳文龍、陳文星、蔡燕雪、蔡文中居士各十元。郭惜、陳培植居士合捐四百元。曾月圓、張志銘、張志成、張斐媽、張慧君、張慧芝居士合捐二百元。

(建築費)

無名氏九萬元、張進興居士一萬元「安老所」。黎觀人、鐘觀實、孫王慧基、施魏靜悞、潘朱慧祝、張慧允、韓王慧青、方虞慧公、黃慧羽、龔章慧霞居士「南亭上人室」二千二百元。無名氏一千元。本際法師五百元。翟陳克華居士三百元。陳光雄居士二百五十元。吳應生居士二百元。楊智悅居士一百五十元。隱名氏、無名氏各一百元。

(佛像)

賴錦章、曾錦治居士各五十元。滯見居士二十元。

(養老金)

王效忠居士一百二十元。馬奕祥居士一萬元。楊智緣居士七千四百元。傅真法師五千四百元。李文傑居士四千六百五十元。朱方對梅、董坤成居士各三千元。徐仰齋居士二千元。林培玉、敬真法師各一千四百元。陳先生一千一百元。謝耀冰居士一千元。廖傳科、黃覺真居士各八百元。陳政曼、方西月、王佩蘭、黃旦生、黃志瑞居士各七百元。勝進、開禪法師各六百六十元。劉鴻超、竹山寺各五百元。林美、王效忠居士各四百元。嚴能康、蕭倫通、黃進益居士各三百元。法慧法師二百八十元。吳登年、劉一龍、陳玉枝、許陳荷、魏雪娥、羅勻英、樓運精舍各二百元。王東高、劉嘉集居士各一百六十元。草屯佛光社一百五十元。念慈法師一百四十八元。楊智悅、袁愈輝居士各一百四十四元。文宣、白文桂居士各一百四十元。李蔡寶、

陳雲、許水生、無名氏、達志、何劉玉、王世炳、嚴傳海、何淑芬、霍家林、霍陳克華、霍本鈺、無名氏、朱順良居士各一百元。會燈運居士九十元。會現科居士六十元。許春明居士四十五元。江德謀、李義貴、王耀民、翟本泰、翟本漢、詹行煦、吳阿換、阿玉姊、東張茵、姚明華、束永慶、薛燈輝居士各五十元。無名氏、王澤平居士各四十元。無名氏、劉桂英、詹坤元、陳鎮照居士各三十元。余玉金、謝林蓮、謝碧霞居士各二十元。謝阿選、周金枝居士各十元。郭惜、陳培植居士合捐二百元。功德箱收入王月娥、菩提講堂、傅朝弄等若干善士一千二十一元四角。

(功德堂)

詹金枝居士三萬一千元。黃徐招居士一萬三千元。黃吳心惠居士七千五百元。黃清玉居士三千五百元。劉火旺居士三千元。柯香薇、劉松藩、蕭范彩蓮居士各二千五百元。許金鳳居士三千元。楊垂居士一千五百元。蔡惠居士一千一百元。李徐幼緞、林陳招治、蔡棗、黃阿川、黃淑柑、劉豐次、施述會、周李琴居士各一千元。曾銀金居士各九百元。林碧霞、吳林蓮葉居士各六百元。卓郭嬌、福慧、許淑娟、溫林淨、郭王玉杰居士各五百元。余重德、金越卿居士合捐五百元。施關純純、施世在、張寶月居士各四百元。蔡貽謀、張木欽、張賴末、張錦鴻、張郭秀妙、黃敬、蔡瑞雲、蔡嘉毅、陳蘭、呂甘美、劉慧玄、洪羅匏、邱寒梅、李中雄居士各三百元。許陳勉、高陳葉、葉火陵、蘇長庚、林吳阿裁、王清香、紀萬朝、王錦、林乾成、蘇作、李文財、郭振煒、楊燮、周藍一、蔡松茂、張宇、林增榮、洪承恩居士各二百元。郭珠、曾金火居士各一百五十元。李炎隆、李陳燦、張顯不、何菊枝、黃秀五、陳火藍、陳淑碧、陳炳坤、張長漢、張林月盡、黃秀美、楊游月英、葉金鐘、簡伯煥、吳進心、張寶月、北投築業公司、蔡菊、黃鳳畫、王氏、廖太太、陳高對、陳秀、凌勤、李玉、邱戀英、陳冠文、鄭黃玉雲、葉張月英、張宗光、張林秀枝、張劉淑華、張雅惠、張銘旭、張銘彥、張淑淳、蔡金玉、周藍玉、蔡金玉、張俊亭、黃金此、盧阿英、林樹枝、林慶悅、葉志慎、林揚燕、李枝華、李從、王木霖、王森井、林阿治、鄭黃玉雲、林定、蘇子凰、林普明、林聖雄、陳張梨、林張玉、李寬石、李愛傳、劉粘書斌、陳梁玉翠、吳三元、吳翠雲、洪以完、李魏嬌娥、周李玉霞、劉秀雲、陳張梨仔、林許蘭花、蔡明資、陳美鈴、陳阿科、蔡協資、李寶、蔡淑雲、趙麗亮、王蔡貴、玉獻章、卓雀、蕭巧、連錦璋、連施過、王文滄、陳周謹、林金鳳、張長漢、張林月盡、吳廖阿美、張詹美、廖清松、廖許清、廖源源、陳水金、陳蕭謹、林隆智、史清源、劉蕊、紀經瑞、廖周翠玉、簡濟化、林腰、張有通、陳秀花、吳陳鸞、林太太、林蕊、蔡金玉、盧治居士各一百元。江鶯、郭曉居士合捐一百元。陳恩周居士八十元。張錦森居士七十元。楊阿勤、白阿鳳、賴武雄、聯發報關行、許返、方張、張麗芳、盛、林美戀、林桃、阿阿鳳、賴武雄、聯發報關行、許返、方張、張麗芳、張如冠、張雅君、張銘杰、黃環、馬秀英、沈金蓮、劉河銀、張大觀、張清一、張榮杰、張志章、張武盛、張林映雪、張士津、梁傳旺、葉祺焜、董居揚、張淑美、葉土生、郭溪海、王慶賀、莊綢、陳金虎、朱秀變、蔡金周、賴秀燕、蔡陳變、張秀鳳、趙慶春、陳對、施素梅、賴朝日、蔡琢章、黃珠金、蕭光臨、樊莊彩燕、林金蓮、陳連成(轉第35頁)

這生死關頭不要再亂氣吧！不然，落得個玉石俱焚，同歸於盡，那才冤枉哩！現在我只離你一步遠，趕快來把我抱起，聽我指揮，我們衝出去！」結果，兩個人都逃出了火窟，到了安全地帶。瞎子與跛子的合作，即同解行相應。也就是說，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，解行必須打成一片，方能濟事。

不過，我說的「以解導行」，與一般所說的「解行並重」或「行解並重」稍有不同。因為「以解導行」，是以智解為前導的，是「解」先於「行」，是「解」重於「行」的。就像跛子和瞎子互相合作逃出火窟一樣，如果瞎子執拗到底不願與跛子合作，跛子在情勢迫急時，仍有奮力跑出火窟的可能性，因為他的兩手還可以代替兩足呀，沒有眼的瞎子就不易了，因為他的兩足是無法代替兩目的呀。而「解行並重」或「行解並重」，解與行是等量齊觀的，既沒有先後之分，也沒有重輕之別，所以我不同意這種說法。儒書也說：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！」事物的本末先後都不劃出一條界線來，做起怎能不亂步伐，怎能不生危險？就拿平時我們走路來說吧，總是先看準路，腳然後才踏上去。不信，請試在下臨千尺深澗的懸崖上走一次看看，到底是先用眼呢，還是先用腳？說到這裏，我突然想起故鄉那隻名叫王虎的瞎子來。王虎是一個「生盲」（生來即是瞎子），但他的聽覺異常靈敏，記憶力和辨別聲音的能力也都很强。他是個農家的孩子，雖然生來就是個可憐的瞎子，因為環境所迫，他必須去做一些有眼睛的人所做的事情；例如挑水啦，鋤草啦，餵牛啦，在農忙的時候往田裏給工人送茶送飯啦，就憑他的聽覺和記憶力都能勉強勝任，尤其是在挑水的時候，沒有一個人看到不感驚奇的。原因是：從他家的廚房到水井的路距離最少也有一華里，路上還有幾個「之」字形的彎子，可是，他挑水在這條路走起來，比有眼睛的人走的還快。有人問他：「王虎！看你走別的路的時候，用棍子搗呀搗的還不敢走，為甚麼挑起水來走得那樣子快？」他說

：「起初挑水都是俺娘牽着俺的手送俺到井緣間去的，走得很慢，也覺得很慙慙，後來俺就把從俺家鍋屋（廚房）門口到井緣間多少步數，幾個彎子都記在心裏，日子一久走熟啦，所以不要俺娘牽着自己也會走啦！」言下頗為得意。實際上，僅憑死記多少步數，幾個彎子，沒有眼睛看路，是難不住的！一天也不知道從那兒來了兩條野狗，無緣無故竟在王虎經常去挑水的路上互相咬鬪起來，正巧這天瞎子王虎去挑水，一聽前面有狗打架，即邊走邊喝，意思是想把攔路的狗子趕跑。大概是因為只顧趕狗忘了記步數，數彎子，一踏上跌了幾跤不算，走到井緣上啦，你又向前跨了一步，只聽一聲慘叫，連人帶桶加扁擔一齊落下井去，及至被人從井裏把他打撈出來，早已一命嗚呼！修學佛法，如果不先以見解正確的慧眼，去仔細觀察前途的高低遠近寬狹曲直，即不顧一切的盲目向前奔走，其結果將與瞎子王虎一樣——喪身失命，悔恨莫及！

時至今日，佛教裏仍有一些不識時務，不知佛教衰敗原因的大德們，還在那兒迷迷糊糊坐着直着嗓子大喊「若要佛法興，必須僧讚僧」的口號。試問：這僧口號喊了幾多年啦，佛法興了也未？我不是說「僧讚僧」不好，而是覺得其大家閉起眼睛來大鑼大鼓的互捧，倒不如大家互相合作默默的做點與佛教與眾生有實際利益的事來

菩提醫院徵信錄

（上接第31頁）

- 王文獻、張慶儀、賴野、林國濱、魏金聲、賴鵬堯、吳市、陳李番治、林苑居士各五十元。廖笑居士四十元。姚樹柱、賴敏雄、李性留、郭石麟、張義、溫如碧、何國樑、張王藥繁、陳彩鳳、林茹斌、陳銀鶯、林王普慶、楊欽榮、張國俊、陳慧、王汝銘、王汝超、賴啓敏、蔡月卿、高徐凡居士各三十元。葉性淨、蔡春花、姚樹福、林美玉、董佳仁、陳玉葉、蔡蕭香、張茂榮、張秀珍、張秀霞、張秀鳳、賴建勳、邱彭鳳英、蔡偉平、施岱江、楊綉娥、張秋發、賴惠美、賴建棟、賴惠珍、賴惠如、宋雪、陳榮德、陳連招、張雲勝、莊彩雲、蔡欽明、張阿罔、黃柑、林秀英、廖德萬、陳素香、賴佩玉、陳敏英、陳來好、羅盡、陳三甲、劉祥瑞、黃泰如、張杏、龔鏗、賴枚宗、許吳秀英、賴金銀居士各二十元。洪林含春、賴振添、林吳汝、無名氏、劉阿慧、黃木貴、劉呂月、江美、魏百田、吳招榮、張淑琴、王金水、郭真如、蘇蕊、林才治、林寶珠居士各十元。陳添丁、何氏泉、劉氏見居士合捐三十元。另一萬元名單未到。
- （經常費）釋智岸、釋寬如、釋寬榮法師合捐港幣一百元。江益銘、江吳荷香居士合捐六百五十元。釋達進法師二百元。無名氏、翁同倫居士各一百元。楊智悅居士七十元。陳豐美居士五十四元。張啓明居士二十元。

得好些。這次我在泰國訪問七十天，人家有富麗堂皇的佛教大學，人家有專門研究巴利文、梵文、泰文等經典的佛學研究院，人家有收藏極其豐富的佛教圖書館，人家有規模宏偉的佛教文化博物院，人家有無數高接雲漢的佛塔，及堪與皇宮媲美的美麗佛寺，人家有被泰皇敬同活佛的僧皇，人家有許多多學德兼優的高僧，人家有將近二十萬的青年比丘，人家有……總之，人家有的我們沒有的太多，但是，人家除了在適當的時候作適當的宣傳外，從不過份的張揚，然而人家却被全世界的人公認為是「佛教國家」。回頭來看看自己，做不到雞毛蒜皮般一點小事，就吹的天樣高，使一些有識之士，聽了頭皮發麻，惡心欲吐。阿彌陀佛！幸虧這些大德面皮生得厚，還能夠大言不慚的在大庭廣眾之前，捲起袖子，掠起胳膊來自吹其如如何，大有釋迦佛是老大，他是老二之概；不然，看看人家，比比自己，早就羞愧而死了，其實，只羞愧而不改面革心仍沒有用，今後想使佛教振興起來，非謀振興之正途不可。這跟胡適先生所說的樣：「以前種種，都成今我，莫更思量莫更哀！從今後，要怎麼收穫，先怎麼栽。」對極了，讓我們把「從今後要怎麼收穫，先怎麼栽」的兩句話記牢，大家協起手來，去腳踏實地的做一做，且看未來的效果如何吧！

——五十七年四月十日于東山佛學院。